二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即拜袁紹爲後將軍使
持節冀州牧封邟鄉侯沮授說紹曰公累世輔弼世
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
內懷相擒未有存主卹民者也今且州域粗定宜迎
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
誰能禦之紹說將從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
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動
衆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以自近
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也授
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

有先之者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其孰圖之紹不能從
是時以年不豐民食不足詔賣厩馬百餘匹御府大
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馬直賜公卿已下及貧民不
能自存者李傕曰我邸閣儲跱少乃不承詔悉載置
其營賈詡曰此乃上意不可拒也不從李傕郭汜樊
稠各自以有功爭權欲鬬者數矣賈詡每以大體責
之雖內不能善外相含容初樊稠擊馬騰等李利戰
不甚用力稠叱之曰人欲截汝父頭何敢如此我不
能斬卿邪利等怒共譖之於傕傕見稠勇而得衆心
亦忌之二月李傕殺右將軍樊稠撫軍中郎將李象
由是諸將皆有疑心傕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
妻懼傕與汜婢妾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傕送
饋妻乃以豉爲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
遂摘藥示之曰一捷無兩雄我固疑將軍信李公也
他日傕復請汜大醉汜疑傕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
於是遂相疑治兵相攻矣上使侍中尚書和傕汜不
從乃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亡者告傕三月丙寅傕
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太尉
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家者舉事當合天心諸君
作此非是也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貴人
伏氏一乘黃門侍郎賈詡左靈一乘其餘諸臣皆步
司徒趙温司空張喜闔有急自其府出隨乘輿既出

兵入殿中掠宮人御物是日天子幸催宮又徙御府
金帛乘輿器服置其營遂放火燒宮殿官府居民悉
盡天子復使公卿和催汜汜又留太尉楊彪司空張
喜尚書王隆光祿勳劉淵衛尉士孫瑞太僕韓融廷
尉宣璠大鴻臚榮郃大司農朱儁將作大匠梁鄧屯
騎校尉姜宣等夏四月郭汜饗公卿議攻李催楊彪
曰羣臣共鬬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
怒欲刃之中郎將楊密諫汜乃止朱儁素剛直遂發
病死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少好學爲郡功曹太守
徐珪爲州所誣奏郡吏謀賂宦官儁曰明府爲州所
枉不思奮命而欲行賂以穢清政是有君無臣也今
州自有贓汙而求郡纖介抱罪誣人儁具知之請詣
京都無以賂爲也珪曰卿之智慣我所知也今州奏
已去恐無及也儁曰操曰作章疾馬兼追足以先州
且尋郵推之州書可得矣珪曰善儁即夜發輕騎數
十人分伺州書果得而鈔絕之儁得獨至京師上書
告刺史罪章即下乃徵刺史珪事得解刺史家問使
刺客分遮道欲殺儁儁知乃從洛陽尉司馬珍自匿
變服而去珪大悅儁由是顯名舉孝廉爲尚書郎遷
蘭陵令光和初交阯賊梁龍等攻郡縣以儁治蘭陵
有名即拜交阯刺史儁上書求過本郡募兵天子許
之得以便宜從事將家兵二千人并郡所調合五千

人分兩道至州界斬蒼梧太守陳紹遣使喻以利害降者數萬人乃勒兵擊斬龍旬月盡定封都亭侯賜黃金五十斤甲午立皇后伏氏后琅邪東武人也父完深沉有大度舉孝廉稍遷五官中郎將侍中以選尚陽安長公主主桓帝女也生五男一女長男德次雅次后次均次尊次朗后以選入掖庭爲貴人完遷執金吾於是李傕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知非正不爲盡力郭汜與傕中郎將張苞張寵等謀攻傕丙申兵交及帝殿前又貫傕左耳楊奉於外距汜汜兵退張苞張寵因以所領兵詣汜是日傕復移乘輿幸北塢門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飢色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傕曰御脯上飯何用米爲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責之詰侍中楊琦上封事曰傕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之色欲轉車駕幸黃白城以舒其憤臣願陛下宜恕忍之未可顯其罪也上納之初傕屯黃白城故謀欲徙傕以司徒趙溫不與已同乃內溫塢中溫聞傕欲移乘輿黃白城與傕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仇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喻也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金之讐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

恩澤日損而復欲轉乘輿黃白城此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害之其弟應溫故吏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溫與傕書問侍中當洽曰傕不知臧否溫言大切可爲寒心洽曰李應以解之矣上乃悅傕信鬼神晝夜祭祀爲董卓設坐三牲祠之祠畢過問帝起居因求入見傕帶三刀執一刀侍中見傕亦帶刀入侍值傕數汜之罪上面荅之傕出喜曰陛下賢主也傕曰侍中皆持刀欲圖我乎侍中曰軍中自爾國家之故事也傕乃安閏月己卯遣謁者僕射皇甫麗和傕汜麗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傕傕不聽曰我有誅呂布之功輔功四年三輔清淨國家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吾等邪必誅之君觀吾方略士衆足辨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汜一名多麗曰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近者董公強將軍所知也內有三公以爲主外有縱橫以爲黨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身首異處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爲上將抱鉞持節子孫親族荷國寵榮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之誰輕重乎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爲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師耳猶知將軍所爲非是將軍雖寵之猶不輸力

也、傕不從、呵遣麗麗曰傕不從詔亂語不順侍中胡邈、傕所薦也、謂麗曰李將軍於卿非常也、又皇甫公爲太尉、將軍力也、是言何謂乎、麗曰吾累世受恩、又常在帷幄君辱臣死就爲李傕所殺、志無顧也、上懼傕聞麗言、勑麗令去、傕遣虎賁王昌呼麗欲殺之、昌諷麗令去、還曰臣追之不及、辛巳、車騎將軍李傕爲大司馬、是夏陶謙病死、劉備在徐州、曹操欲襲之、荀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退足以堅守、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乎、平山東之難、百姓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人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内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今破李封薛簡若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乘其間而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布破然後南結楊州兵、討袁術、臨淮泗、若捨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雖甄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公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忘、彼懲往年之敗、將惧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所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也、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必人人自守而無

降心就道破之尚不可有也事故有棄此取彼者以
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唯一時之勢不患本之
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據乃止復定
兗州六月侍中楊琦黃門侍郎丁沖鍾繇尚書左丞
荀彧尚書郎韓斌與催將楊奉軍吏楊帛謀共殺催
會催以他事誅帛奉將所領歸汜庚午鎮東將軍張
濟自陝至欲和催汜遷乘輿幸他縣使太官令狐篤
綏民校尉張羨宣喻十反汜催許和質其愛子催妻
愛式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鬬省問曰天子在此中
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何所在帝患之使侍
中劉艾謂宣義將軍賈詡曰卿前奉職公忠故仍升
榮寵今羌胡滿路宜思方略詡乃召大帥飲食之許
以封賞羌胡乃引去催由此單弱於是尚書王復言
和解之意討以士衆轉少從之不以男各女爲質封
爲君食邑復以汜從弟濟從子繡催從弟暠爲質秋
七月甲子車駕出宣平門汜兵數百人前曰此天子
非也左右皆將戰欲交侍中劉艾前曰是天子也使
參乘高舉帷諸兵何敢逼至尊邪汜兵乃却士衆皆
稱萬歲夜到霸陵從者皆飢張濟賦給各有差催出
屯河陽丙寅以張濟爲驃騎將軍封平陽侯假節開
府如三公郭汜爲車騎將軍假節楊定爲後將軍封
列侯董承爲安集將軍追號乳母呂貴爲平氏君郭

汜欲令車駕幸高陵公卿及濟以爲宜幸弘農大會
議之不決詔尚書郭浦喻汜曰朕遭艱難越在西都
感惟宗廟靈爽何日不歎天下未定厥心不革武夫
宣威儒德合謀今得東移望遠若近視險如夷弘農
近郊廟勿有疑也汜不從上曰祖宗皆在洛陽靈懷
皇后宅兆立未遑謁也夢想東轅日夜以冀臨河誰
謂其廣望宋不謂其遠而汜復欲西乎遂終日不食
浦曰可且幸近縣八月甲辰車駕幸新豐張濟諷尚
書徵河西太守劉玄欲以所親人代之上曰玄在郡
連年若有治理迨遷之若無異効當有召罰何緣無
故徵乎尚書皆謝罪上既罪濟所諷也詔曰濟有扳
車駕之功何故無有表而私請邪一切勿問濟聞之
免冠徒跣謝後將軍楊定請侍中尹忠爲長史詔曰
侍中近侍就非其宜必爲關東所笑前在長安李傕
專政今朕秉萬機豈可復亂官爵邪時上年十五每
事出於胷懷皆此類也丙子郭汜等令車駕幸鄠侍
中种輯城門校尉眾在汜營密告後將軍楊定安集
將軍董承興義將軍楊奉令會新豐定等欲將乘輿
遷洛陽郭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是月曹操圍
張超於雍丘超曰救我者唯臧洪乎衆曰袁曹方穆
而洪爲紹所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予源
天下義士犬不背本也但恐見禁制不相及耳遂洪

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令又從袁紹請兵欲救超
而紹終不聽超遂族滅洪由是怒紹絕不與通紹興
兵圍之不能下紹使洪邑人陳琳以書喻洪洪荅曰
隔濶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
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悵恨難爲心哉僕小人也本因
行役遂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
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
覺流涕之覆面也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
王室也豈寤天下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遘戹請師見
下辭行波拘使洪故君有姜之厄洪棲遲求忠孝之
名杖策攜背虧孝之不名孤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

輕重殊塗親疎異盡故便收淚告絕用命此城正以
君子之違不適讐國故也吾聞之義不背親忠不違
君昔晏嬰不降志於直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
著圖篆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
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
南向北鄙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宜
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
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
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
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異努力努力
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之城中穀

盡外無强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宜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吏士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一朝爲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素親洪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輔翊之急欲因際會希異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同共戮力爲國除害何有擁衆而觀人屠滅惜力不能推刃爲天下報讐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服而原之見洪辭切終不爲用乃殺之冬十月戊戌汜黨夏育高碩等欲共爲亂脅乘輿西行侍中劉艾見火起不止曰可出幸一營以避火難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上將出夏育等勒兵欲止乘輿楊定楊奉力戰破之斬首五千級壬寅行幸華陰寧輯將軍段煨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欲上幸其營煨與楊定有隙迎乘輿不敢下馬侍中种輯素與定親乃言段煨欲反上曰煨屬來迎何謂反對曰迎不至界拜不下馬其色變也必有異心於是太尉楊彪司徒趙溫侍中劉艾尚書梁紹等曰段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車駕可幸其

營董承楊定言曰郭汜來在煨營詔曰何以知之文禎左靈曰弘農督郵知之因脅督郵曰今郭汜將七百騎來入煨營天子信之逐路次於道南丁未楊奉董承楊定將攻煨使种輯左靈請帝爲詔上曰王者攻伐當上參天意下合民心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而欲令朕有詔邪不聽輯固請至夜半猶弗聽奉乃輒攻煨營是夜有赤氣貫紫宮定等攻煨十餘日不下煨供給御膳百官無有二意司隸校尉管郃以爲不宜攻煨急應解圍速至洛陽定等患之使楊奉請爲已副欲殺之帝知其謀不聽詔使侍中尚書告喻之定等奉詔還營李傕郭汜悔令車駕東聞定攻段

煨相招共救之因欲追乘輿楊定聞傕汜至欲還藍田爲汜所遮單騎亡走是時張濟復與傕汜合謀欲留乘輿於弘農十二月行幸弘農濟汜傕追乘輿衛將軍楊奉射聲校尉沮雋力戰乘輿僅得免雋被創墜馬傕謂左右曰尚可活否雋罵之曰汝等凶逆逼劫天子使公卿被害宮人流離亂臣賊子未有此也傕乃殺之雋時年二十五其督戰訾置負其屍而瘞之濟等抄掠乘輿物及秘書典籍公卿已下婦女死者不可勝數壬申行幸曹陽傕汜濟并力來追董承楊奉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匈奴右賢王去卑率其衆來與傕等戰大破之斬首數

千級詔使侍中史特太僕韓融告張濟曰朕惟宗廟
之重社稷之靈乃心東都日夜以冀洛陽丘墟靡所
庇廕欲幸弘農以漸還舊諸軍不止其競遂成禍亂
今不爲足民在塗炭濟宿有忠亮乃心王室前之受
命來和傕汜元功既建豈不惜乎濟其廩給百官遂
究前勳昔晉文公爲踐土之會垂勳周室可不勉哉
於是董承等以新破傕等可復東引詔曰傕汜自知
罪重將遂唐突爲吏民害可復待韓融還乃議進退
承等固執宜進庚申車駕發東董承李樂衛乘輿胡
才楊奉韓暹匈奴右賢王於後爲距傕等來追王師
敗績殺光禄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芬御史鄧聘
大司農張義是時司徒趙温太常王絳衛尉周忠宗
隸校尉營邰爲傕所遮欲殺之賈詡曰此皆太臣卿
奈何害之也傕乃止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
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弗聽是時虎賁羽林
行者不滿百人傕等縱營叫喚吏士失色各有分散
之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詔曰千
金之子坐不垂堂孔子慎憑河之危此所謂安居之
道乎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東有三十六難
非萬乘所登也宗正劉艾曰臣前爲陝令知其險舊
故有河師猶有傾危況今無師太尉所憑是也董承
等以爲宜令劉太陽使李樂夜渡具舟舉火爲應上

與公卿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不得下議欲
續馬鬱繫帝腰時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挾絹十四董
承使荷令孫儼從人間斫后左靈曰御是何等人也
以刀捍之殺旁侍者血濺后衣伏德以馬轡不可親
腰以絹爲韝下校尉向弘居前負帝下至河邊餘人
皆匍匐下或有從岸上自投冠幘皆壞既至河邊士
卒爭赴舟董承李樂以戈擊破之帝乃御船同舟渡
者皇后貴人郭趙二宮人太尉楊彪宗正劉艾執金
吾伏完侍中种輯羅邵尚書文楨郭浦中丞楊衆侍
郎趙泳尚書郎馮碩中宮僕射伏德侍郎王稠羽林
郎侯折衛將軍董承南郡太守左靈府史數十人餘

大官及吏民不得渡甚衆婦女皆爲兵所掠奪凍溺
死者不可勝數衛尉士孫瑞爲催所殺催見河北有
火遣騎候之適見上渡河呼曰汝等將天子去邪董
承懼射之以被爲幔既渡幸李樂營河東太守王邑
來貢獻勞百官丁亥幸安邑王邑賦公卿以下縣絹
各有差封邑爲列侯庚子拜胡才爲征北將軍領并
州牧李樂爲征西將軍領涼州牧韓暹爲征東將軍
領幽州牧皆假節開府如三公遣太僕韓融至弘農
與催汜連和還所掠官人公卿百官及乘輿車駕數
乘是時蝗蟲大起歲旱無穀後宮食棗菜諸將不能
相率上下亂糧食盡於是安東將軍楊奉衛將軍董

承征東將軍韓暹謀以乘輿還洛陽乙邶建義將軍
張陽自野王來與董承謀迎乘輿還洛陽安國將軍
封晉陽侯假節開府如三公表術自以依據江淮帶
甲數萬加累世公侯天下豪傑無非故吏以爲袁氏
出陳舜之後以黃乘赤得運之次時沛相陳珪故太
尉球之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交遊書與珪曰
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
福今世紛擾復有瓦解之勢誠英人有爲之時也與
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爲吾心膂珪
荅書曰若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民
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秦苛暴之亂也曹
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掃平兇慝清定海內有徵
矣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
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請陳
至情雖逆於耳骨肉之恩也天子之敗於曹陽術會
其衆謀曰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
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意何如衆莫敢對主簿閻
象進曰昔周自后稷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
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有若周之盛漢室雖微未
有殷紂之暴術默然不悅遂造符命置百官焉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八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九　袁宏

建安元年春二月執金吾伏完爲輔國將軍開府如三公是時董承張陽欲天子還洛陽楊奉李樂不欲尚書上官洪言還洛之議李樂輔洪由是諸將錯亂更相疑貳董承奔野王韓暹屯聞喜胡才楊奉之塢卿欲攻韓暹上使人喻止之夏五月丙寅遣使至楊奉李樂韓暹營求送至洛陽奉等從詔六月乙未車駕幸聞喜楊奉胡才悔令乘輿去乃與李樂議欲還大駕詐言當遊滻池東以避匈奴上不從庚子車駕從北道出傍山而東無匈奴寇李樂愧其言懼而辭還是時糧食乏盡張陽自野王迎乘輿賑給百官丙

辰行至洛陽幸故常侍趙忠宅張陽治繕宮殿丁丑
大赦天下是月孫策入會稽太守王朗與策戰敗績
八月辛丑天子入南宮陽安殿陽以爲已功故因以
名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
陽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楊奉亦屯梁癸卯
張陽爲大司馬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領
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是以州郡各擁兵自爲莫有至
者百官窮困朝不及夕尚書已下自出採樵或餓死
牆壁間爲吏兵所殺暹等各矜其功任意恣睢干亂
政事於是曹操議欲迎乘輿或曰山東未定韓暹楊
奉親與天子還京比連張陽未可卒制司馬荀彧勸



之曰昔高祖東征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
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
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
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
存本之思百姓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
民望大義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
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
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能
及也操從之辛卯操詣闕貢獻廩公卿以下操陳韓
暹張陽之罪暹怖單騎奔走上以暹陽有翼駕還洛
之功一切勿罪於是誅羽林郎侯折尚書馮碩侍中

是十三人
注作丁种輔
郭溥 東郡

臺崇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
丁种輯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浦御史中丞董芬彭
城相劉艾左馮翊韓斌東萊太守楊衆羅邵伏德趙
艱爲列侯賞有功也追贈射聲校尉沮儁爲弘農太
守矜死節也符節令董昭說曹操曰將軍興義兵以
誅暴亂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已下諸將
人人殊異未必服從今留臣弼事勢不便唯有移車
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都遠近企望冀一獲
安今復徙車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
之功願將軍策其多者操曰此孤之本志也遂言幸
許之計上從之庚申車駕東楊奉自梁欲要車駕不

及已巳車駕到許幸東營甲戌鎮東將軍曹操爲大
將軍更封武平侯操固讓不許太尉楊彪司空張喜
以疾遜位冬十月戊辰右將軍袁紹爲太尉紹恥班
在操下不肯受操乃辭大將軍丙戌以操爲司空領
車騎將軍辛卯曹操征楊奉於梁奉奔袁術呂布襲
徐州劉備奔曹操初陳郡人袁渙爲劉備茂才避地
江淮之間爲呂布所拘布令渙作書罵辱備渙曰不
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之曰爲之則生不
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
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也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
人也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

大議郎二字

之事劉備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辱將軍可乎布慙而止渙字曜卿司徒滂之子也渙少與弟微俱以德行稱是時漢室衰微天下將亂渙與微閑居從容謀安身避亂之地渙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不靖逃將安之若天將喪道民以義存唯強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微曰古人有言知機其神乎見機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已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兵革之興外患衆矣微將遠蹈山海以求免乎天下淆亂各行其所志微避地至交州渙展轉劉備袁術呂布之間晚乃遇曹公渙說操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於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政失其道歟復聞明君善於救世亂則濟之以義僞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惠愛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禍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動之矣今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唯公所訓之則天下幸甚操重渙言以爲軍諮祭酒渙常謂人曰

夫居兵亂之間非吾所長每謙不敢處也張濟自關中走南陽爲飛矢所中死從子繡領其衆也宛天子既免曹陽賈詡去李傕託于段煨頃之復歸張繡二年春正月曹操征張繡繡降其季弟濟妻國色也操以爲妾繡由是謀叛襲操七軍大敗之殺其二子自曹操之迎乘輿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兼河朔天下畏其強操方東憂呂布南距張繡及繡敗操軍紹益自驕而與操書悖慢操大怒動止容變於常衆皆以爲失利於繡故也僕射鍾繇以問尚書令荀彧彧曰公以明哲必不追咎往事也殆有他慮乎遂見操以問焉操以紹書示之且曰今將征不義而力不敵



如何彧對曰古之成敗誠有其材雖弱必強苟非其人其強易弱劉項之事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紹貌外寬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材所宜不問踈賤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有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一士卒雖衆而實難用公法令嚴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聞者歸之公以至仁待士又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己謙恭儉約而與有功者無吝故忠正殺身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此四勝紹以四失背忠自專強何能爲操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以

悅秋七月即拜太尉表紹爲大將軍於是馬日磾喪還京師將欲加禮少府孔融議曰日磾以上公之尊乘旄節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賊臣爲所牽率章表署用輔俠首名附下罔上姦以事君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宜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不得見脅爲辭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聖人哀矜未忍追治不宜加禮冬十月謁者僕射裴茂督三輔諸軍討李傕也

三年春正月破傕斬之夷三族郭汜爲其將伍習所殺李樂病死胡才爲怨家所殺張陽爲其將眭固所殺馬騰韓遂涼州自相攻擊五月韓遂楊奉死秋七月曹操征張繡破之荀或說曹操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若表紹侵擾關中西羌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州抗天下五分之一也爲之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久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彼見山東之敗必各擁衆自保全若撫以恩德使連和相推雖不能久要公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公無憂也操從之九月曹操征呂布是歲表紹自立爲天子術與楊彪婚親也操忌彪忠正收彪付獄將殺之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彪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袁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操曰國家之意也融

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耶今天下纓緌紳之士所以仰瞻明公者以輔相漢室舉直措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也操意解乃免彪靚漢祚將微自以累世公輔恥事異姓遂稱疾不行徵鄭玄爲大司農不至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爲喬夫隱恤孤苦閭里安之家貧雖得休假常詣校官誦經太守杜密異之爲除吏録使得極學玄之右扶風謁南郡太守馬融融門徒甚盛弟子以相次受至三年不得見玄講習彌篤晝夜不倦融見奇之引與相見自篇籍之奥無不精研歎曰詩書禮樂皆以東矣會黨事起而玄教授不輟弟子數百人中平初悉解禁固玄已六十餘矣始爲王公所命一無所就者玄身長八尺秀眉朗目造次顛沛非禮不動黃巾賊數萬人經玄廬皆爲之拜高密一縣不被抄掠袁紹嘗遇玄而不禮也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夫有爲之君不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有爲也

四年春曹操獲呂布斬之二月司空曹操讓位於太僕趙岐不聽三月衛將軍董承爲車騎將軍封操三千戶討呂布之功也固讓不受三月袁紹討公孫瓚

六月拜孫策爲會稽太守討逆將軍封吳陽侯初彭城人張昭避亂淮南策實禮之及策東略遂爲之謀主聞袁術僭號昭爲策書諫術曰昔者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宗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赫然俱起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始而河北異謀黑山不順劉表僭亂於南公孫叛逆於北劉繇阻兵劉備爭盟是以未獲承命囊弓戢戈也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舍是不卹宅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內企望之意昔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何由逼而奪之也今主上豈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僭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恩咸以歸心焉若輔而興之旦奭之美率土之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效忠守節以報漢室世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今古所慎也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則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爲有淮南之衆料策之必與已合及得其書遂愁沮發疾袁紹自破公孫瓚貢御希慢私使主簿耿苞密白曰赤德運衰曆數將改宜順天意以應民望紹以苞白事咨於軍府議者咸以苞爲

妖妄宜誅紹殺苞以悅衆然遂有逆謀於是紹將南出師以攻曹操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舡舫繕治器械分遣精騎抄掠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人衆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興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鍊非公孫瓚坐而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爲公危之圖曰武王伐紂不爲之義況曹氏而云無稱且公師武臣勇將士憤怒人思自騁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者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也監軍之計而非見時知機之變紹從之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昌主與臣同者亡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疑焉乃分監軍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遂南冬十一月張繡

賈詡降曹操十二月甲辰司隸校尉鍾繇持節鎮撫

關中庚辰曹操率師拒袁紹於官渡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剋乎彧曰紹兵雖強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者攸犯其法必不能從也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袁術欲北至青州曹操使劉備要擊之會術病死操悔遣備追之不及備遂據下邳

五年春正月壬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謀殺曹操發覺伏誅初承與劉備同謀未發而備出謂服曰郭圮有數百兵壤李傕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不耳昔呂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猶是也服惶恐不敢當然兵又少承曰與事訖得曹公成兵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者乎承曰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輯碩皆被誅曹操攻劉備奔袁紹二月遣沮授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沮授臨發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存則威無不行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兄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爲資我雖剋伯珪衆實疲斃而將校主銳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楊雄有言曰六

國崫蚩爲羸弱姬今之謂矣夏四月曹操救劉延大
戰斬顏良秋七月辛巳立皇子馮爲河陽王壬午南
陽王薨八月袁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
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剋獲還迎不晚設
其有難衆不可還詔不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
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反乎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省
其所部併屬郭圖遂軍官渡紹衆盛操軍大懼與荀
彧書議欲還許以引紹或報曰紹聚官渡欲與決勝
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
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能聚人而不能用也以公神武
明哲而奉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
漢在滎陽成皐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
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
能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
可失也操從之劉備去袁紹南奔汝南九月庚子朔
日有餝之詔公卿各上封事靡有所諱袁曹相持於
官渡孫策欲襲許迎乘輿部署未發爲許貢客所害
先吳郡太守許貢爲策所殺其小子與客謀報曰孫
策勇銳若多殺人於道策必自出則可擒也客從之
乃殺人於江邊策聞之怒單騎自出客刺傷之將死
謂張昭曰中國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可觀成
敗公等善輔吾弟呼權佩以印綬曰舉江東之衆決

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
盡其力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初策在吳與張昭論曰
今四海未定當以武平之耳吳人陸績年少在坐未
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諸
君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唯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
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曆算數無
不該覽及權統事辟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
太守加偏將軍績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在軍旅著
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預自知亡日
乃爲辭曰有漢志人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翫禮易

受命南征遘疾逼厄遭命不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
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十一
月甲子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紹師大潰沮授爲操
軍人所執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與之有
舊逆謂之曰分野殊異遂用阻絕不圖今日乃相擒
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
擒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
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
死爲福公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舍而厚
遇之頃之謀歸袁氏操殺之
六年春三月曹操以袁紹新敗欲悉軍以征劉表以

問尚書令荀彧彧曰今紹之敗其衆離心宜因而遂定而欲遠背兗豫南軍江漢夫困獸猶鬬況在紹乎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則公之事去矣四月曹操將兵於河上八月辛卯侍中郗慮尚書令荀彧司隸鍾繇侍講于內冬十一月曹操征劉備奔劉表屯新野

七年夏五月庚戌表紹發病死初紹有三子譚熙尚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愛尚數稱其才紹以奇其貌欲以爲後乃出譚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一兎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上古之制也願上推先代成敗之

誠下思逐兎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三子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矣及紹未命而死其別駕審配護軍逢紀宿以驕侈爲譚所疾於是紀外順紹妻內慮私害乃矯詔遺命奉尚爲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由是有隙譚軍黎陽九月曹操征譚尚越嶲男子化爲婦人周羣曰將有易代之事者八年春操破譚尚秋七月曹操上言守尚書令荀彧自在臣營叅同計畫周旋征伐每皆剋捷奇策密謀悉皆共決及彧在臺常思書往來大小同策詩美腹心傳貴廟勝勳業之定彧之功也而臣前後獨荷異寵心所不安彧與臣事通功並宜進封賞以勸後進

後漢帝紀注引下云佾列也謂舞者之行列往因亂廢今始備之

者於是封彧爲萬歲亭侯八月曹操征劉表軍次西平譚尚爭冀州九月公卿迎氣北郊始用八佾冬十月曹操至黎陽

九年夏四月操拔邯鄲秋八月曹操破鄴袁尚熙奔匈奴辛巳封蕭何後爲安衆侯九月太中大夫孔融上書曰臣聞先分九圻以遠及近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詩云封畿千里惟民所止故曰天子之居必以衆大言之周室既衰六國力征授賂割裂諸夏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歷載彌人遂以闇昧秦兼天下政不遵舊革剗五等掃滅侯甸築城萬里濱海立門欲以六合爲一區五服爲羌關衛不要遂使陳項作難家庭臨海擊柝不救聖漢因循未之匡改猶依古法頴川南陽陳留上黨三河近郡不封爵諸侯臣愚以爲千里國內可略從周官六鄉六遂之文分取北郡皆令屬司隸校尉正以王賦以崇帝室投自近以寬遠繇華貢獻外薄四海揆文奮武各有典書帝從之戊辰以司空曹操領冀州牧或說操曰宜復古制置九州則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操將從之荀或言於操曰冀州求公領牧以要民心甚善至於分改九州竊有疑焉若是冀州當取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并幽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尚擒審配海內震駭人人自恐不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便分屬冀州將皆

動心且人多悅關右將皆以動心之計今此必以爲
次第見奪一旦生變有守善者轉相脅爲非則袁尚
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有江漢之間天下未
易圖也願公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荆
州責王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其意人人自安天下
大定乃議古制操曰微足下失之者多矣遂寢九州
之議十月有星孛于東井分涼州四郡爲梁州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袁譚於南皮大破斬之丁丑增
封操萬三千戶平幽夷之功也八月侍中荀悅撰政
治得失名曰申監既成而奏之曰夫道之本仁義而
已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絃之舞之前
監既明後復申之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
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
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其致也俗亂則道
荒雖天下不得保其性也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
守其度也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行矣制敗
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修農桑以
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置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
以秉其威制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之不畏死
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
咎繇作士政不行矣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
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賈不用

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
感神明正萬物而成至治者必乎眞定而已故在上
者審定好惡既安乎功罪毀譽亦終於準驗聽言責
事舉名察實無或作詐僞淫巧以蕩衆心故事無不
核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詐民無淫
風百姓上下觀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敬其心内不
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
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
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
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忘刑況於辱乎若在具中人
之倫則禮刑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
域教行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
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怠怠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
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
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内政有事則用之軍旅
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賞以罰審信順令行賞以
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
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
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
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
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
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安之不

肅而成不嚴而治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有欲顯而不得欲隱而名彰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可備史官掌其典常上覽而善焉悅字仲豫潁川人也少有才理兼綜儒史是時曹公專政天子端拱而已上既好文章頗有才意以漢書爲繁使悅刪取其要爲漢紀三十篇冬十一月并州刺史高幹反

十一年正月有星孛於北斗占曰人主易位曹操征高幹斬之己丑增封操并前三萬戶食柘城陽夏四縣比鄧禹吳漢故事秋七月武威太守張猛殺涼州刺史商邯鄲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九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三十　袁宏

十二年春曹操上表曰昔袁紹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荀或乃建進討之規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或覩勝敗之機畧不出世紹既破敗臣糧亦盡以爲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於是遂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遂征劉表則河北延其凶計或之二策以立爲存以禍爲福臣所不及也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原其績效足享高爵而海内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戶邑或深辭讓操報之

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而已前後謙沖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以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密謀安衆先於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何敢謙亮多邪三月癸丑增封守尚書令或戶一千并前二千戶操欲表爲三公或使荀攸深讓至于十數乃止是時曹公世子聰明尊雋宜高選天下賢哲以師保之輔成王德及征行軍宜以爲副貳使漸明御軍用之道操從之秋八月曹操登白狼山與匈奴冒頓戰大破斬之袁尚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斬尚熙首送京師乙酉封操三子爲列侯操不受冬十月星孛于鶉尾乙酉濟南王

斌爲黃巾所殺劉備屯新野荊州豪傑歸者日衆琅邪陽都人諸葛亮字孔明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身長八尺嘗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之信然於是徐庶見劉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宜可以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備三詣其廬因屏人而言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量力度德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爲計將安出亮荅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遂能

勍紹以弱爲強此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已擁百
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
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謀此可與
之爲援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
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殆天將所以
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天府之地高祖因之以成
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
能之士思得明后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
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
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内修政治天下有變命一上
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
秦川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如是霸業
可成漢室復興也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諸將
不悦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得水願諸君勿
復言

十三年春正月癸未司徒趙温請置丞相秋七月曹
操征劉表八月丁未光禄大夫郗慮爲御史大夫初
操以穀少禁酒太中大夫孔融以爲不可與操相覆
疏因以不合意時中州罷平惟有吳蜀融曰文德以
來之操聞之怒以爲怨誹浮華乃令軍諮祭酒路粹
傳致其罪壬子太中大夫孔融下獄誅妻子皆棄市
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年十餘

歲隨父詣京都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賓門通簡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不見也融欲觀其爲人遂造膺門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孫門者白膺請見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祖師友則僕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俛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褘後至同坐以告褘曰小時了了者至大亦未能奇也融曰如足下幼時豈嘗惠乎膺大笑謂融曰高明長大必爲褘器年十三喪父哀慕毀瘠杖而後起州里稱其至孝初山陽張儉與融兄裒友善亡命來詣裒適出時融年十六儉不告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也因留舍藏之後以人客發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收融及裒送獄融曰保內藏舍者融也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裒當坐之融由是顯名年二十八爲北海太守先是黃巾破青州融收合夷民起兵自守賊張饒等過青州融逆擊爲其所敗收餘兵保朱虛稱詔誘吏民復置城邑崇學校庠序舉賢貢士表顯耆儒以彭璆爲方正郡原有道王修爲孝廉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鄉名曰鄭公鄉又國人無後及四方遊士有死亡皆爲棺木而殯葬之使甥子然臨配食縣杜其禮賢如此劉

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年餘爲群賊所攻不能自守遷
安初徵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輒爲議主
諸卿大夫寄名而已初賴川陳紀論復肉刑書曰惟
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
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
殘毀其體而纔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
下蠶室盜者刖其足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融難之
曰古者吏端刑清治無過差百姓有罪皆不之濫末
世凌遲風化壞亂法侮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而欲繩之以古制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
也紂斬一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九牧之地千八
百紂也求世休和不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
志在思死類多趨惡風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芙布
爲世大患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
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
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陳湯之都賴魏尚之邊功無復
悔也曹公將復肉刑以衆議不同乃止
袁宏曰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蓋利用之物懸於外
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有進即陵競之行希求
放肆不已不能充其嗜慾也則苟且僥倖之所生也
希求無厭無以疎其欲也則姦僞忿怒之所興也先
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弊故先以德禮陶其心其心不

化然後加以刑辟書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閽宮者守門劓者守閭宮者守內刖者守圃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也苟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不必刑也夫罪過彰著然後入于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刑也縱而不死則陷於刑辟矣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也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於未然也示以恥辱所以內其心治之未傷也故過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也終入辜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陷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案三千之文而致刑措之美乎蓋德化刑清所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恥言人過文帝登庸加以玄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化篤厚斷

獄四百幾于刑措豈非德刑用之効哉世之論者欲
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
與古同制免死以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鑠復齒於人
是以民不恥惡數爲盜姦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
教之所去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鄰里且猶恥之而況
朝廷乎如此則夙沙趙高之儔無所施其惡則陳紀
所謂無淫放穿窬之姦於是全矣古者察言觀行而
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遠矣設而不幸
則八議之所宥也若天下和史遷之冤淫刑之所及
也苟失其道或不免於大辟而況肉刑哉又相刑之
與枉殺人其理不同則死生之論善已踈矣漢書斬

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吏坐受財守官物而即盜之皆
棄市此班固所以謂當生而令死者也今不忍截刻
之慘而安勦絕之悲此皆治體之所先而有國所宜
改者也劉表病死少子琮領荊州九月劉琮降曹操
劉備率衆南行曹操以精騎追之及於當陽備與諸
葛亮等數十騎邪趣漢津徐庶毋見獲庶辭備而指
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以此方寸之地也
今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辭遂詣曹操
操既有荊州水軍十萬將順流東伐吳人振恐議者
咸勸孫權迎操周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
賊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

數千里精兵足用英豪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除
殘去害況操自送死何迎之有瑜得精兵三萬保爲
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天子自立久矣徒忌二
袁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唯孤存孤與老賊勢不
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劉備至
夏口諸葛亮謂備曰事急矣請求救於孫將軍時權
軍於柴桑備使亮說權曰海内喪亂將軍起兵江東
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
畧平矣遂破荆州威振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
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
國抗行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案戈束甲北面



而事之乎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内懷猶豫之計事
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
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義不辱況豫州王
室之胄英才蓋世人之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
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權勃然曰吾不能以全吳
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
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復能抗此難乎亮曰豫
州雖敗戰士還者精甲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
追豫州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强弩之末不
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
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以兵勢耳非

心腹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
契破操必矣操敗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强鬥足
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將水
軍三萬隨亮詣備幷力拒操冬十月癸未日有餝之
十二月壬午徵前將軍馬騰爲衛尉是月曹操與周
瑜戰於赤壁操師大敗
十四年劉備以孫權行車騎將軍備自領荆州屯公
安七月曹操征孫權冬十月晦日有餝之
十五年春二月乙巳日有餝之
十六年春正月辛巳以曹操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
副丞相三月馬超韓遂反秋七月操征超遂大破之
是歲劉備入益州
十七年春正月加曹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贊拜不
名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超之父也六月庚寅晦
日有餝之秋七月庚戌立皇子臨爲濟陰王懿爲山
陽王邈爲濟北王敦爲東海王冬十月曹操征孫權
侍中尚書令荀彧勞軍於譙初董紹等謂曹操宜進
爵郡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語彧彧曰曹公本
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
愛人以禮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平之是行也操請
彧勞軍因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丞相軍事次
壽春彧以憂死

袁宏曰夫默語也賢人之略也政卷舒廢興之間非所謂以智屈伸貴其多算權其輕重而揣難易君子之行已也必推其心而達其道信其誠而行其義義不違心故百姓知其無私道不失順則天下以爲至當其出也忠著於時君仁及於天下匹夫匹婦莫不咨嗟者以其致功之本義和也若時不我與中道而廢內不負心外不媿物千載之下觀其迹而悲其事以爲功雖不就道將何成也及其默也非義而後退讓謀而後止蓋取舍不同故宛龍蟠以求其志雖仁者之心大存兼愛援手而陋於不義君子不爲也苟爲斯道四體且猶致患而況萬物乎漢自桓靈君失其柄陵遲不振亂殄海內以弱致弊虐不及民劉氏之澤未盡天下之望未改故征伐者奉漢拜爵賞者稱帝名器之重未嘗一日非漢魏之乎亂資漢之義功之剋濟苟生之謀謀適則勳隆勳隆則移漢劉氏之失天下苟生爲之也若始圖一匡終與勢乖情見事屈容身無所則苟生之識爲不智矣若取濟生民振其塗炭百姓安而君位危中原定而社稷亡於魏雖親於漢已疎則苟生之功爲不義也夫假人之器乘人之權既而以爲已有不以仁義之心終亦君子所耻也一汙猶有慙色而況爲之謀主功奮於當年迹聞於千載異夫終身流涕不敢謀燕之徒隸者自

已爲之功而已死之殺身猶有餘媿焉足以成名也惜哉雖名蓋天下而道不合順終以憂卒不殞不與義故曰非智之難處智之難非死之難處死之難嗚呼後之君子默語行藏之際可不慎哉

十八年春二月庚寅省幽州并州以其郡國分屬豫州省梁州以其郡國并屬冀州夏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曹操爲公曰朕以不德少遭憫凶越在西土遷在唐衛當此之時殆若綴旒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兇覬覦分裂諸夏率土之民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振悼于厥心曰惟考



惟祖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又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揚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遷許都造我京邑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斷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邁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廻戈東征呂布就戮乘輿將反張陽殂斃睦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

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秉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屆宮渡大磯醜類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黃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桓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處塞北束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賦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



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序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表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滅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祚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恭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斧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之是賴今君丕稱顯德明保朕躬奉荅天命導揚弘烈綏寧九域莫不率

俾功高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甚恧焉朕以眇眇之
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泉水非君攸濟朕
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内魏郡趙國中山常山
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國公錫君玄
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
公入爲卿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内之任君實宜
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
命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
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穡人
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
君敦尚廉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
用錫君軒懸之樂八佾之舞君宣翼風化爰及四方
遠人迴面華夏充實是用錫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
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
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
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逖天刑章厥有罪犯關于
紀莫匪誅殛是用錫君斧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
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
弧弓十盧矢千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
感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魏國宜置
丞相已下羣臣百僚皆如漢初諸侯王制往欽哉敬
服朕命簡亷爾衆時亮庶工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

祖之休命六月己巳徙趙王珪爲博陵王
十九年春三月癸未改授魏公金璽赤紱遠遊冠夏
五月劉備剋成都遂有益州諸葛亮爲股肱乃峻刑
法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
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有一州初有其
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
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
怨一夫掉臂天下土崩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
弱自是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柱羈縻示相承奉德政
不修威刑不肅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
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此也吾今先威以法法行則知
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
之要於此爲著冬十一月丁卯皇后伏氏廢非上意
也曹操使人收后后被髮徒跣而出上謂御史大夫
郗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乎后見殺之日后父完及
宗族死者百有餘人
二十年春正月立皇后曹氏操女也初操以二女爲
貴人大貴人立爲皇后三月曹操征張魯秋七月魯
遂降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丑封魏公子六人爲列侯夏四
月甲午進魏公爵爲王五月己亥朔日有蝕之
二十二年夏四月命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冬

十月命魏王冕有十二旒乘金根車設五時副車是歲大疫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太醫令吉平少府耿熙等謀誅曹操發覺伏誅三月有星孛于東井

二十四年春三月壬子晦日有蝕之夏五月劉備取漢中秋八月諸葛亮等上言曰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憑世寵藉履國威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擒凶討逆扶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家運不造之難董卓首亂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鳩殺見害剥畏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幽處人神無位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佻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等州牧宜成亭侯備授朝爵秩念在輸力以徇國難覩其機兆赫然發憤與車騎將軍董承謀共誅操將安國靜難克寧舊都會承不密令操遊魂遂得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亮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蕃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備破收漢中海內

英雄望風蠭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
社稷光照萬世奉辭在外詔命斷絕昔西河太守梁
統等值漢中興限於河山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
竇融以爲元帥卒立績效推破隗囂今社稷之難甚
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僚朝廷有蕭牆之危而
禦侮未立可謂寒心臣等輒依舊典立備爲漢中王
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
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置置依漢初立諸侯王故典夫
權宜之制苟利國家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
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於江陽設壇場御王冠于劉
備備上言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
奉辭于外不能除寇靜難以匡王室又使陛下聖教
陵遲六合否而不泰惟憂反側痡如疾首曩者董卓
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凶縱橫殘剥海內賴陛下聖
德威靈人神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
殪以漸氷消惟獨曹操又未梟除侵擅國威恣心極
亂臣等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討操機事不密承
見陷害臣揣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
主后戮殺皇子鴆害賢雄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
武歷年無效常恐殞殁孤負國恩假寐永歎夕惕若
厲今臣羣僚以爲昔在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厲翼五
帝以來此道不廢周監二代建諸姬姓實賴晉鄭夾

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
安太宗令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逆已
顯既王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
大司馬漢中王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
羣臣見逼迫以大義追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
傾危社稷將墮誠臣深憂碎首之責若應權通變以
寧聖主雖越水火所不敢辭常慮於懷以防後悔輒
順衆議拜授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高寵厚俯思自
效憂深責重驚悸累息如臨于谷輒將率六軍順時
撲討以寧社稷以報萬分九月丞相掾魏諷謀誅曹
操發覺伏誅諷有威名潛結義士坐死者數十人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曹操薨謚曰武王壬寅
詔曰魏太子丕昔皇天據乃顯考以翼我皇家遂攘
羣兇戡定九州弘功茂績光于宇宙朕用垂拱三十
有餘載天不憖遺一老永保余一人早世潛神哀悼
切傷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紹熙前緒今使使持節
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授魏王璽敭領
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鼓尚在邊境干
戈不得韜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
修諒闇之禮究魯閔之志哉其敬服朕命抑弭憂懷
旁祗厥序時亮天工以稱朕意於戲可不勉乎二月
丁未朔日有蝕之冬十月乙卯詔曰朕在位三十有

二載遭天下蕩覆幸賴宗廟之靈危而復存然瞻仰
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
前王既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裕明德以應其期是
曆數昭明亦可知矣夫人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
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於無窮朕美而慕之
今其追踵堯典禪位于魏王乃告宗廟使御史大夫
張音奉皇帝璽綬禪位于魏王曰咨爾魏王昔者帝
堯禪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
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滋昏羣凶肆逆
宇宙傾覆賴武王拯茲難于四方惟清區夏以綏我
宗廟豈余一人獲乂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
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天降
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禮度克協
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曆數在爾
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祇奉大化饗茲萬國以
肅天道庚午魏王即皇帝位改年曰黃初魏帝既受
禪問尚書陳羣曰朕應天順民卿等以爲何如群對
曰臣與華歆俱事漢朝雖欣聖化義形于色
袁宏曰夫君位萬物之所重王道之至公所重在德
則弘濟於仁義至公無私故變通極於代謝是以古
之聖人知治亂盛衰有時而然也故大建名教以統
群生本諸天人而深其關鍵以德相傳則禪讓之道

也暴極則變變則革代之義也廢興取與各有其會
因時觀民理盡而動然後可以經綸丕業弘貫千載
是以有德之興靡不由之百姓與能人鬼同謀屬于
蒼生之類未有不蒙其澤者也其政化遺惠施及子
孫微而復隆替而復興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及其
亡也刑罰淫濫民不堪命匹夫匹婦莫不憔悴於虐
政忠義之徒無由自效其誠故天下囂然新主之望
由茲而言君理既盡雖庸夫得自絕於桀紂暴虐未
極徒於文王不得擬議於南面其理然也漢自桓靈
君道陵遲朝綱雖替虐不及民雖宦豎乘間竊弄權
柄然人君威尊未有大去王室世之忠賢皆有寧本
之心若誅而正之使各率職則二祖文章之業復陳
乎目前雖曰微弱亦可輔之時獻帝幼沖少遭凶亂
流離播越罪不由已故老後生未有過也其上者悲
而思之人懷匡復之志故助漢者恊從背劉者衆乖
此蓋民未忘義異乎秦漢之勢魏之討亂實因斯資
旌旗所指則以伐罪爲名爵賞所加則以輔順爲首
然則劉氏之德未泯忠義之徒未盡何言其亡也漢
苟未亡則魏不可取今以不可取之實而冒揖讓之
名因輔嗣之功而當代德之號欲比德堯舜豈不誣
哉初魏王欲以楊虡爲太尉虡辭曰嘗已爲漢三公
遭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爲魏氏之臣於義

既無所爲於國選亦不爲榮也遂聽所守及魏受禪
乃下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褒崇
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錫公故
漢宰臣乃祖已來世著忠賢公年過七十行不踰距
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彰舊德其錫公延年杖
及伏几延請之日使杖入侍又使著鹿皮帽冠虎上
章固讓不聽年八十四以壽終虎字文先幼習祖考
之業以孝義稱自爲公輔值王室大亂虎流離播越
經歷艱難以身衛主不失中正天下以此重之自震
至虎四世宰輔皆以儒素名德相承秉賜雖方節不
及震然其恭謹孝友篤誠不忝前列也有子曰修少
有俊才而德業之風盡矣至魏初坐事誅癸酉魏以
河內之山陽封漢帝爲山陽公行漢正朔焉明年劉
備自立爲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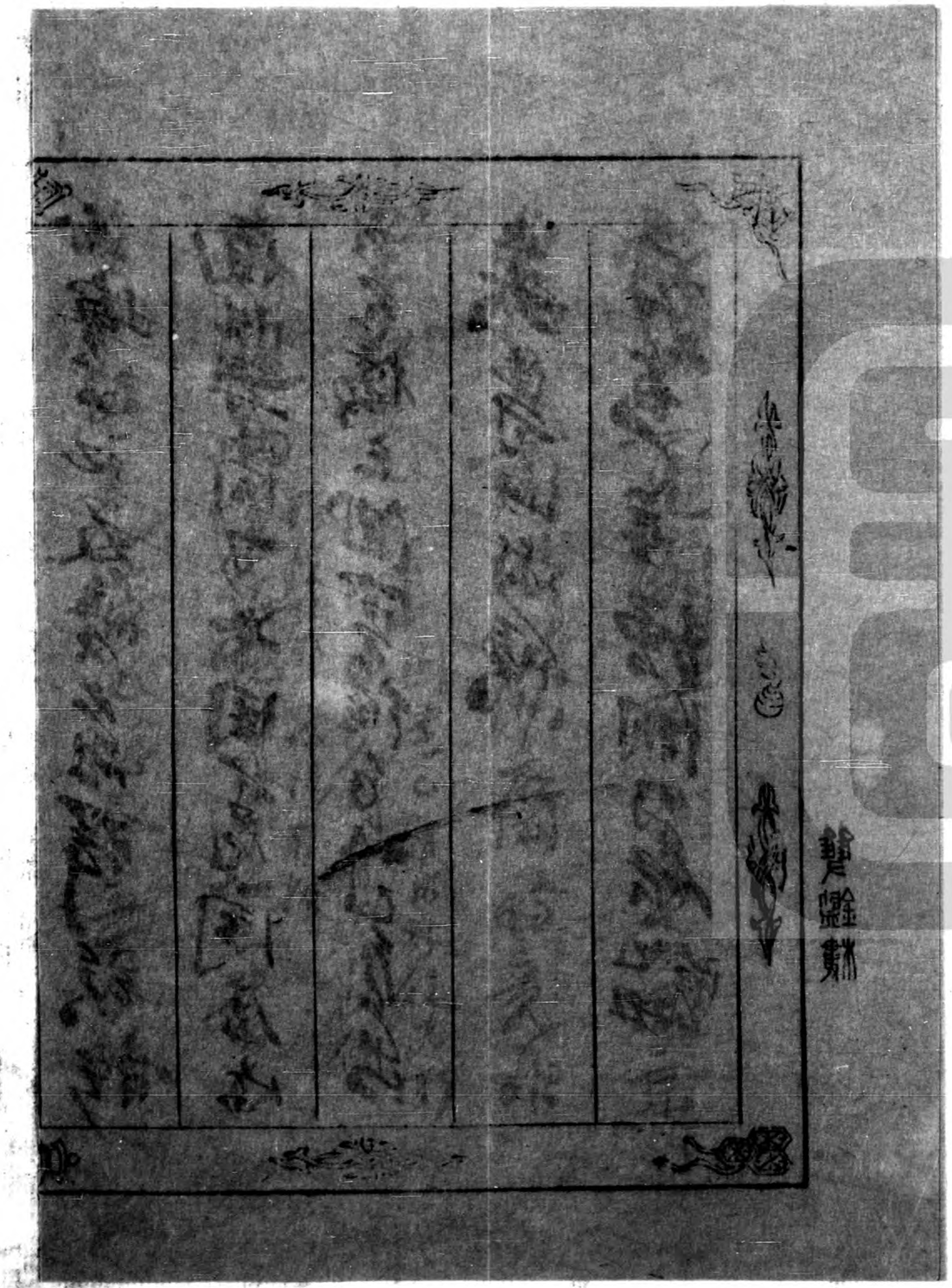
# 重刻兩漢紀後序

右荀悅前漢紀三十卷袁宏後漢紀三十卷祥符中刊版於錢塘版廢幾百年今始合二書用諸家博本校其異同撥其譌誤稍條然可讀遂再刻之夫兩漢之事最備者繇司馬遷班固范曄與夫荀悅袁宏之書俱存故也其事咸萃於編年故曰紀其事分於傳表紀志故曰書讀荀袁之紀如未嘗有班范之書讀班范之書亦如未嘗有荀袁之紀也各以所序自達於後世荀悅之作後於班固而袁宏之作先於范曄或先或後或略或詳其體製凡例則猶黑白之不相亂河漢之不相涉也荀袁二紀於朝廷紀綱禮樂刑

政治亂成敗忠邪是非之際指陳論著每致意焉故其詞縱橫放肆反復辯達明白條暢既啓告當代而垂訓無窮其爲書卓矣然比班范二史缺裂不傳僅存篇目蓋因緣世故自有次第而顯晦若有時也

編修王公敦閱古訓博極羣書其出使浙東也既列劉氏外紀以足資治通鑑又重刻舊唐書至刻此兩漢紀其艱其勤尤爲盡力諸書咸備然後紬繹上下數千載間侵尋相接矣其發揮欲廢用心高遠以加惠學者非異時刻一書一集之比僕嘗謂校讎是正文字固儒者先務然執一而意改者所當慎也蓋一字之疑後或得善本正之若率以意改即疑成實傳世行後此字繇我而廢故學者貴於弛張變通也公聞僕語欣然有取輒敢載之篇末因論公覃思此二紀謂與漢書不同使並傳于後未易以彼廢此而一字不可相雜之本意其不苟如此抑以見瓌奇偉麗之觀必待人而後彰也紹興十二年六月甲子日汝陰王銍序

崇禎癸酉孱守老人讀一過大抵荀書畧而裁非關乎政治之得失不苟存也即立身大節間亦缺如袁書增其所刪不知其流于支也古今人不相及大概若斯而何況于今也哉是月爲十是日爲



一

燈下識

是夜閒有異聲于西樓者余剛決不信遂與徐介甫從弟牂昭移床據之閱畢此卷而寢

北京圖書館藏

特致三元閣前日各書面京
與彼方商辦簡齋詩竟非
四百五十元不可因書已售出非徐氏所
有他人轉售者即此價
史通兩漢紀宏秀集三書已
淺漢仁勝有標語有跋
費玉伍百元漢紀總合三百以外
此實以祕笈愛不能釋誤聆
面目再商可也因學紀聞屢索
不見據云述實經手以已售出
矣專此敬候
年安 弟增湘乃碩 乙丑 陰曆

東維子詩集奉呈較各本多詩
四十餘首改葺刻十千集字句不可枚
舉上車時又送來漢紀黃馮校本
索五百元祝各本補脫漏極多罕秘
之玉善二百餘元可得刻自留之再多
則或捨去耳
公能留亦大妙可從容臨校也餘該面

罄此上

姓後三兄　增祠叩古

三五月或在北安村一叙何如

子有伯十五年至五十年起　古林早

名或且此亦可